

## 想把月亮送给小偷的诗人(上)

□苏轼书

美剧《傲骨之战》第四季,博斯曼与丽兹的律师事务所因经营不善、屡遭危机,无奈被一家大型律所收购。某日,收购方领导福司召见律师戴安,给她安排了看似美好实则暗藏陷阱的工作。这位看起来趣味高雅的白人律师忽而问戴安:

“听说过良宽么?一位禅宗僧人。”

面对茫然的戴安,他淡淡讲了一个鸡汤小故事:

他住在山脚一个小木屋里,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小偷闯进了他家,却发现家里什么能偷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良宽脱下了衣服交给他,作为礼物。在小偷离开后,良宽赤身坐在原地,抬头望月,而后想,可怜的朋友,我多么希望我能把这美丽的月亮送给他。

律政精英女性戴安一时无法领会这份东方鸡汤的意味,而我则惊讶于美国高级律师的日本趣味。剧中领导信手拈来的这则东方禅话在日本也很有名,不过情节略有出入,有好几个版本。大概说江户后期曹洞宗僧侣良宽(1758—1831)过着清贫的生活,某夜小偷进门,却无甚可偷,被良宽的贫穷惊呆。良宽就悄悄装睡,故意让小偷偷走他的被子。另一种说法是主动脱下衣服给小偷——看来脱衣服更具戏剧性,因此海外译者也选择了这个版本。之后良宽咏句“盗人遗我窗边月”,的确旷达极了。那么,这个故事是怎样传入西方,甚至被成功鸡汤化了的呢?首先需要看良宽在日本是如何被推崇的。如今在日本,良宽算得上非常有名的诗人,但事实上,他的作品被广泛介绍、精神被颂扬,不出意外又是明治以后的事,也就是所谓“近代以来”的“再发现”。

1758年,良宽出生于越后国三岛郡的神社之家,18岁时突然出家,22岁时游历至备中玉岛的圆通寺,拜国仙和尚为师。34岁,恩师国仙和尚去世,良宽开始周游各地,48岁时来到越后国蒲原郡上村的国上山国上寺五合庵,清贫度日。后来辗转于乙子神社的草庵与岛屿村的草庵,过完了身无一物的生涯。

良宽死后,又过了数十年,终于由上州前桥龙海院第二十九代住持藏云和尚出版了《良宽道人遗稿》,这已是明治前夜的庆应三年(1867),此书也是江户时代刊行的唯一一种良宽集,史料价值颇高,也可反映江户时代禅僧对于文集出版的基本取向,即首重汉诗文集,次及和歌。藏云和尚曾于弘化四年(1847)云游至越后,得见良宽遗稿,大为倾慕,遂访五合庵,并拜会良宽晚年心爱的女弟子贞心尼,即略传所云“又屡就其参徒贞心尼者,详师履践风彩”。卷首的良宽肖像便是从贞心尼处摹写而来。遗稿例言称“今皆复原稿,不改一字,读者莫以词句巧拙,失其真趣”,可知此本诗句最大限度保留了良宽诗稿的原貌。要知道后来良宽歌句书法流行日本,赝作极多。

《良宽道人遗稿》为写刻本,书法精致,赏心悦目,很能说明江户刻工的水准,也足见藏云和尚的用心。且随手翻看其中的诗句,如《夏夜》一首颇为清隽:

夏夜二三更,竹露滴柴扉。西舍打白罢,三径宿草滋。蛙声还远近,萤火低且飞。寤言不能寝,抚枕思凄其。

如《梦中问答》可见禅机:

乞食到市朝,路逢旧识翁。问我师胡为,住彼白云峰。我问子胡为,老此红尘中。欲答两不道,梦破五更钟。

而当中有关乞食、与童儿玩耍的诗句最可爱,如《腾腾》有句云:

陌上儿童忽见我,拍手齐唱放屁歌。

如《乞食》:

十字街头乞食了,八幡宫边正徘徊。儿童相见共相语,去年痴僧今又来。

如《球子》:

袖里绣球直大千,谓言好手无等匹。可中意旨若相问,一二三四五六七。

托钵乞食为生的良宽最喜陪伴儿童玩耍,除了拍球斗草,也喜欢为儿童做风筝,在风筝上写偈语“天上大风”,这也是良宽最有名、最为后世所爱的偈语。这些内容在他的和歌集中也有大量吟咏,且远比汉诗知名。不过他的歌集,则要到明治之后才得出版,此前仅见抄本,如江户后期国学家屋代弘贤(1758—1841)在自编丛书《论池从书》第25卷收入了《良宽子集》。明治二年(1869),藏云和尚去世,似乎也暗示良宽被理解的一个阶段暂告段落,而将迎来新的被认识、被传扬的阶段。

394

梁漱溟曾对中、西、印的文化精神有过一个概括:西方是向前的,印度是向后的,而中国则是调和持中的。这个公式太过整齐机械,宜乎为胡适所嘲笑。

不过,不同的文明在精神上似乎确有不同的“偏好”,用斯宾格勒的话说,就是有不同的“灵魂”。照我的印象,在文明的早期,希腊的哲人最关心宇宙问题(万物的起源),中国的哲人最关心社会问题(人群的治理),印度的哲人最关心生命问题(死亡的恐惧)。

当然希腊人并非不关心社会问题、生命问题,中国人、印度人亦可如此类推。我只是说,不同的文明,形成了不同的“路径依赖”,对某

方面的“问题意识”可能会更为突出。

395

快乐和幸福都要基于一定的外部条件,二者的区别是:相对说来,快乐更依赖于外部的刺激,更偏于物理性的反应;幸福更取决于内部的满足,更偏于心灵性的反应。

说得更简单些,给我们带来激动的,往往是快乐;让我们感到美好的,往往是幸福。

396

是普通的多数更重要,还是高端的少数更重要呢?

我的回答是:在政治领域,多数更重要,在政治之外的所有领域,高端更重要。

##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六六



## 新书快递

## 一弯新月又如钩

赵珩

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经年的生活感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鲜活的往时生活画卷。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忆饮食——讲述老饕的口腹之欲,通过美食见出人情和时代变迁的痕迹;忆风物——追忆飘逝的礼俗风物、旧时文人,记录濒临逝去的中国传统文;忆故人——描摹老辈文人、学者的音容笑貌与交往点滴,从文字中找寻大师的风骨残影。

## 德古拉事典

[日]种村季弘著 熊韵译

九州出版社

本书深入讲解了吸血鬼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起源,讨论吸血鬼与血、诱惑以及死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讲述自萨满、祭司与希腊诸神退却之时起便潜伏在基督教正统教义的暗影之内,持续不断变换形态、时隐时现的吸血鬼形象。日本泉镜花文学赏得主种村季弘跨越文学、艺术、哲学、精神分析、犯罪心理学等诸多领域,追寻栖息于人类灵魂阴暗面的吸血鬼幻想,带领你进入战栗、血腥与诱惑的世界。

## 程千帆古诗讲录

张伯伟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者将包括自己在内的程千帆先生诸位入室弟子听先生讲诗的课堂笔记整理面世,这无疑是对当今诗歌教学的一大贡献。本书不仅仅可以让许多无缘亲聆程千帆先生音旨的学者满足“调味遗言”的渴求,更可以促使今人对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终极目标作一番深思。书中不少精彩的见解只是片言只语,点到为止,没有充分展开,却能体现程千帆先生毕生治学的精神、经验和智慧。

## 童年往事

[爱尔兰]罗迪·道伊尔著 郭国良、彭真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8年的爱尔兰小镇,10岁的帕特里克·克拉克正经历着成长的阵痛,父母关系的破裂让他不得不提前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无情。小说碎片化的叙事方式犹如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思绪,而爱尔兰式的幽默则与孩童的天真无邪相映成趣。帕特里克也曾拥有幸福的童年,但那些无法无天、嬉笑打闹的时光随着父母矛盾的激化开始褪去色彩。他害怕、神经敏感、无法入睡、抽烟、逃学、被昔日好友孤立……

## 反读书记(一三七)

□胡文辉

生命是宇宙中最可贵的,它不是少数的吗?人是生命中最可贵的,它不是少数的吗?美是人类世界中最可贵的,它不是少数的吗?

平等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法则,绝非自然的法则——绝非宇宙的法则。平等法则只适用于人类共同体的内部,而且只限于政治层面。平等是反自然的人造理想秩序,就像空调是反自然的人造理想气候,它们必然是有限的,只能在局部维持。将平等法则运用于政治之外,甚至人类世界之外,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397

动物和史料皆以稀为贵,哪怕它们实际上并不重要。

钱锺书  
入学清华(二)

□钱之後

清华对学生入学资料严格甄别,怕被冒名顶替。在新生入学通知中规定:“报名时仅缴临时毕业证明书或修业证明书及其他各类非正式证明资格文件者,入学时须补缴正式毕业证书或修业证书,以便报部核验。”“如系转学生,除应缴正式修业证书外,须自行请其原肄业学校将本人详细成绩证书填就,……直接寄交本校,以凭审核。”在《入学程序》中,第一条就是“到注册部对照片”,以“验明正身”。除了验证学历真假,还要考察学习能力,以确定以后的学习方式。在《新同学须知》中的“到校后应注意之点”部分,明确告知:“入学后有甄别试验一项”,“甄别试验在报到后二三日内举行。当时在注册部有详细通告,自然明白。”

在对学生入学后的管理方面,早期清华采用了“上学需要担保”的制度。这项制度首先对能够承担责任的担保人设定资格要求,其次对担保事项进行了具体规定。有担保资格的为三种人,政界官员、教育界人士和商人。官员必须是“委任官以上”,教育界人士必须是“现在学校教员或学监以上职员”,而且不能是清华本校的;商人必须是“纳六等以上铺捐之商铺铺长”。要求非常严格。担保的事项包括:学生非假日以外的请假出校门;学生不能在校医院医治的重病需要外出就医;学生因故身亡的后事料理;学生退学时与学校的财务清理;学生在校内外发生的一切重大不规则举动,等等。

当时全国各地的新生是如何来到清华报到的呢?在《新同学须知》中,大致能看出1930年代中国公共交通情况。从外地来北平清华上学,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主要是轮船和火车。沿海的新生可以到上海乘坐轮船到天津后,再转乘火车到北平,而当时经营这条航线的轮船公司主要有中国的招商局轮船公司,以及英商的太古轮船公司。内陆的新生则要乘坐火车,可选择的路线包括“平津浦、平汉,或北宁路”。到达北平后,要去清华园,就一定要到西直门。没有大件行李的可以乘坐“铛铛车”(有轨电车),车费比较便宜,但人多拥挤;所以一般都要坐“洋车”(人力车),因为外地新生都会有行李。当年北京有城墙,出了西直门就是城外,就没有公共交通了,只能坐洋车。不过洋车很方便,“到西直门时即有洋车夫上前招呼,告以去清华园即可”。因为缺少公共交通十分不便,清华当年也开通了从清华园到“城里”的自备“长途车”,车费为“大洋”四角五分,合铜元180枚。但长途车开通的班次有限,车少人多,虽然便捷,但想来也乘坐不易。

学生初次出远门,学校担心他们在路途中上当受骗,还特别在《新同学须知》中告诫:旅途中“轮船及火车上下,均须留神扒手”;火车或轮船到达时,要保持镇定,不要急于搬行李,遇到旅馆拉生意的或者搬行李的脚夫,千万别随意应承,以免上当。特别提醒,行李若由脚夫搬运,“每件自站内至站外,以铜元十枚为限”。考虑极其周全。